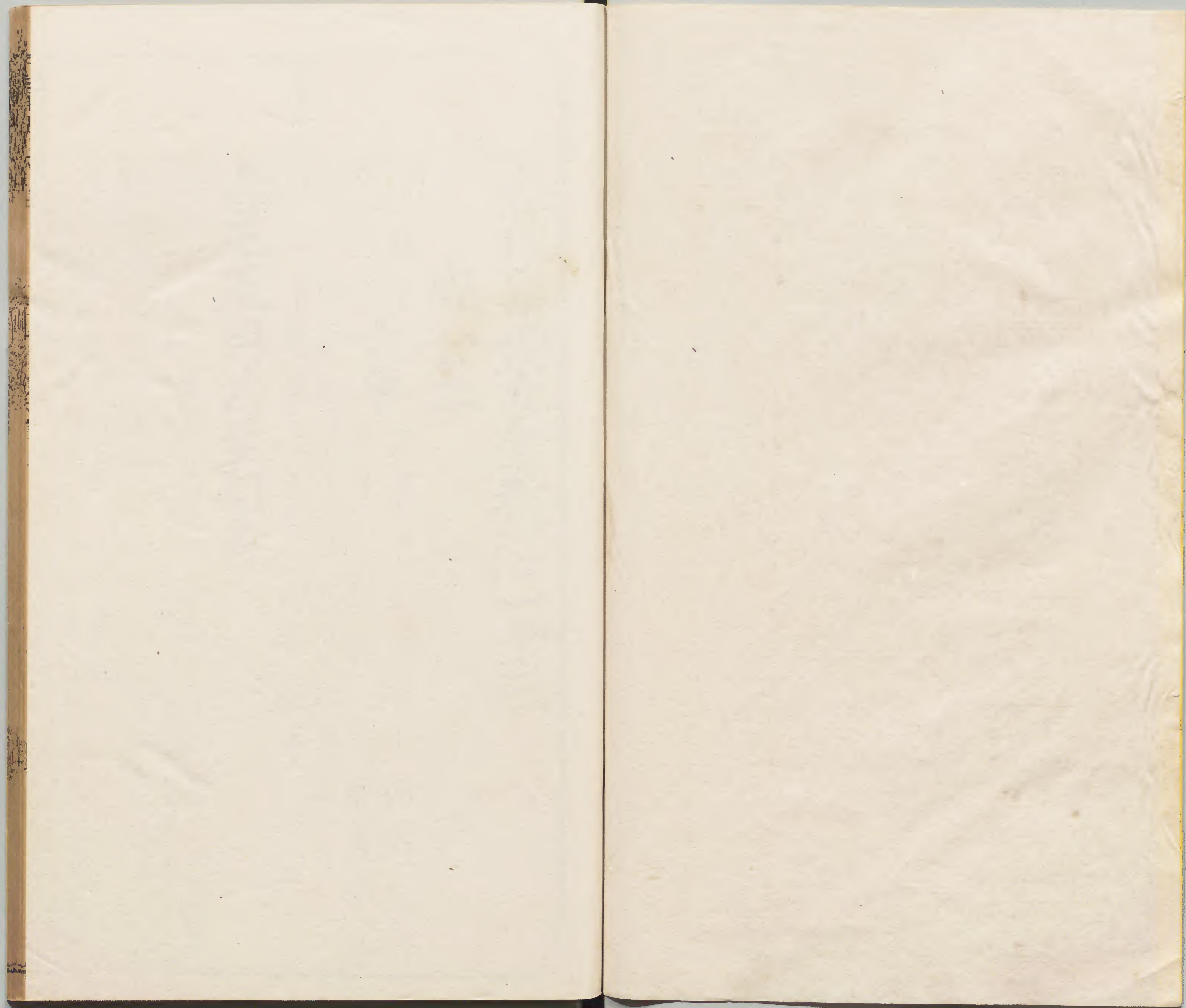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

廿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71)		
函號	別	3	1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成公三

丙子簡王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

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
荆楚之大夫不可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
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
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

附錄

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
之東自鄭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巳視流

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而行速不安其
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宮也立者何立者不由人也不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

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何氏曰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大戴禮諸侯

遷廟注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遞遷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

侯之廟制也朱子曰太祖始封之君昭之北廟二

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

遷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音壇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諸侯之祭法也禮記祭法

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

也皇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也顯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考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

馬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常山劉氏曰按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之禮雖欲尊

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魯諸侯也魯天子之禮更而稱

其祖明矣劉氏曰魯之廟也而學也魯之廟也魯之廟也

之曰魯公之廟也其以世室也武公之廟也宣王之廟也

陳氏祥道曰武公之廟也其以世室也魯宣王之廟也

魯國已不在可遷之禮成於魯德不著於世庶非由也

宮積世不毀故春秋禮法以武公之廟也昭公之事于武

也張氏曰觀春秋之禮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

宮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其制其斷為之論廟制則武

學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其制其斷為之論廟制則武

因明堂之位遂以武宮為世室則魯公之廟也

廟則皆繫謚也武宮為世室則魯公之廟也

五年則有事於武宮不稱奚待成宮始立乎昭公已二十

者妄也况煬宮乃武公之世室則魯公之廟也

取郭

世而桓宮則哀公之煬宮是知武宮之世室也魯公之廟也
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是知武宮之世室也魯公之廟也
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武宮之世室也魯公之廟也
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明堂之位乃後世俗儒因
成之十而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公十七年當晉
頃公之世而中穆子獻俘于武宮昭公十七年當晉
公之廟至頃公皆已十世而魯宮猶存則當時諸
侯之廟親盡不毀者已十世而魯宮猶存則當時諸
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不特魯宮矣廬陵李氏曰春秋
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也武公之廟也宣王之廟也
堂位曰魯公之廟也武公之廟也宣王之廟也
蓋漢儒習見魯國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也宣王之廟也
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不知其廟也魯公之廟也
桓宮僖公廟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也魯公之廟也
廟也僖公廟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也魯公之廟也
子以鞏之禮之功立武宮於此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
所不立者非也若武宮戰之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
故不立者非也若武宮戰之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
郭音專經五年方立之

齊次大

卷

三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鄭者何邾婁之邑也邾為不係于邾婁歸也

郭微國也莊氏曰附庸國孫氏曰書取者滅之也

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

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

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

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

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濬傳濬

云然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

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

死黨而人主不之覺前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永

對內寵太盛調行於內地震永

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君過失時成帝委政元

遂厚之鳳議者多歸咎焉求知鳳方柄用陰自託

譚書勸辭城門兵委曲媚悅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宮而黨於王氏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李

氏也公十八年傳宣朝吳出奔因無極也昭公十五年

年王章殺身忤王鳳也前漢書王章傳成帝時王

尹雖為鳳所舉非鳳所隔下獄死鄴侯寄館避元

載也通鑑唐代宗大曆五年元載專恣以李泌有

上謂泌曰載不忌之上畏載會觀察魏少游求參佐

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

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

於微豈有此患乎注氏曰公羊於根牟邾郭皆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而不係國者苟何以諱亟而繫之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
而李氏曰邾為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詳矣廬
不係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邑
四年取鄆邾皆諱詞也邾昭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以多其辭會也良夫甯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入師而歸不設備若死伯宗
說欲襲衛曰雖信晉故師無信何郊以不罪不衛人
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無信何郊以不罪不衛人
棄信也雖多衛信晉故師無信何郊以不罪不衛人
衛人登陴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
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
之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不能救但曰前日楚莊圍宋歷
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至再晉景愾曰諸大夫狼肆事
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愾曰諸大夫狼肆事
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衛二國利君樂不可失也耶
附錄左傳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耶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愷而人獻子從公
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對曰公愷而人獻子從公
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何對曰公愷而人獻子從公
有沉溺重腫之疾且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有汾澮以流其惡且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林鹽國之寶也其惡且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貧不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声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勝子汪
氏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臣此行送公之編大夫勤而
魯仇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送公之編大夫勤而
不知慢王之已甚也廬陵李氏曰成公之編大夫勤而
晉三此年嬰齊行父
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賈卒

左傳六年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為主將

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

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室微矣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

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所事於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蓋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與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公二十四年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宋自莊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宋自莊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毀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始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襄陵許氏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強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不書遷耳

○普樂書帥師救鄭

救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孫子成以中息之師救蔡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孫子成以中息之師救蔡崇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全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怒楚師戰必不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二人其不救戰者三人而已敵戰者謂眾矣商書曰二人

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均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

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國語諸侯無二君

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

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

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

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而伐者之罪著矣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

皆蠹牢之盟是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

以善其救也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

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

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畫大禹謨舞于羽於因壘而崇降者文也事見左傳僖公十九年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汪氏曰公羊行樂書侵鄭今考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樂書帥師救鄭而中國又救又書樂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震與國之惡使晉能備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善矣

丁丑 簡王七年 **晉** 景十六 **齊** 頃十五 **衛** 定五
蔡 景八 **鄭** 成公倫元年 **曹** 宣

十一 **陳** 成十五 **杞** 桓五十三 **宋** 共
五 **秦** 桓二十一 **楚** 共七 **吳** 壽夢二
轆音奚下同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口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
知傷長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
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
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
總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
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稱牛未卜日免故也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失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范氏曰有司展察牛而即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改卜牛鼯鼠又食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

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
 過也范氏曰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耳
 天不愆廳鼠食郊牛角書又鼠鼠中乏微者祭
 重有災也孫氏曰突曰有螫毒如鼠狼新安羅氏曰
 牛有有力之畜何至為廳所食蓋將祭之犧告有司
 繫於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廳得道以制之
 免過即變異也范氏曰非備災之道
 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
 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
 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廳又其小者也牛大畜
 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君威也小者也牛大畜
 君威而害周公之禮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家
 七年定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
 李氏曰郊說詳見僖三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鹽陵
 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下

郊音談

吳伐郊

吳始見經左傳春吳伐郊郊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吳
 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
 二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江氏曰吳國
 郡在吳

稱國以伐狄之也汪氏曰夷狄君臣同辭止錄其
 其僭也孫氏曰惡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
 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汪氏曰
 家太伯周太王之長子太王賢季歷欲立之太伯
 與弟仲雍奔荊蠻荆蠻義而歸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
 王今按此年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
 稱夫差皆曰天王則吳之僭王又非徐楚之比矣
 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國語注命

圭受錫之策命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役兵連上會鍾離也家氏曰鄭已朝姓太皞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九年鄭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鄭來朝之也項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鄭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于此矣廬陵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備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鄭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離會沮會向會鄆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

附錄左傳鄭子良相成公
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吳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

范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杜氏曰間有事故書不郊

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宋紹興間人著春秋禮天子有四望周禮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諸侯則祭境四望四類注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

內山川而已禮記王制諸侯祭名魯當祭泰山泰
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
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而曰江漢阻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
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
之爾注氏曰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
高土地甚狹漢水在漢陽今漢陽城亦出漢中漳水
在今漳州皆距丹陽甚遠必非楚始封之境故齊
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楚以略王時漢非楚境
不肯服罪然屈完言漢水不復楚以略王時漢非
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初漢水為池樂枝言漢陽諸
書猶三望者三則春秋之初一書免牲而繫以猶三
望不言不郊者三則春秋之初一書免牲而繫以猶三
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知不復郊矣宣二年書牛
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

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高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
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
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
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
齊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
齊齊服故莒從之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
夏也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與莊之欲討徵
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談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師至是合九國之言救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攘之也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家氏曰此合諸侯諸侯之猶同也注氏曰穀梁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霸之同外盟大抵皆同外楚也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禦之

公室有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後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

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亦有宋營在焉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營自晉文之卒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談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樂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其惜乎哉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
 其室子重取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
 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
 爾以死巫臣請使於吳而適吳舍偏兩之子壽夢與
 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而適吳舍偏兩之子壽夢與
 通吳于晉以兩使之戰卒吳侯許之吳子壽夢與
 御教吳乘車於吳教之戰卒吳侯許之吳子壽夢與
 為行吳人於吳教之戰卒吳侯許之吳子壽夢與
 會吳命蠻夷屬於楚鄭奔命子重子赤子馮子西
 上國王曰蠻夷屬於楚鄭奔命子重子赤子馮子西
 氏曰吳楚爭強始與於此州也張氏曰吳楚爭強始
 楚雖恃強而吳敢與於此州也張氏曰吳楚爭強始
 楚之患哉借而王而病也入國亦晉有以啓之始大
 吳附庸要害之地也吳始會吳大不通吳於鍾離而
 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吳大不通吳於鍾離而
 也盟于蒲景公又逆吳始會吳大不通吳於鍾離而
 於雞澤悼公又逆吳始會吳大不通吳於鍾離而
 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吳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
 復伯矣吳滅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襄陵李氏曰楚
 十三年吳滅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襄陵李氏曰楚

也州來小國世服楚未嘗特與諸侯
 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皆乎經矣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高氏曰冬
 非旱時曰大雩者志真旱且借也八月若久不雨可不
 雩無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
 反戚烏杜氏曰曰林父惡夫孫林父故逐之林父出奔
 隨屬晉高氏曰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出奔
 年而特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孫林父故逐之林父出奔
 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杜氏曰春秋逐之林父出奔
 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權若衛之孫氏魯幾四十年
 尤也林氏自結於晉之權臣若衛之孫氏魯幾四十年
 昭黨所臣為失國晉實為之也

戊簡王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

成二十六年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
使歸無私焉曰大國制義以歸諸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命小國所望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邑齊信以行義以成
其誰不辭體詩曰懷也信不棄士或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猶喪其德七年之霸主與一將德是以用大簡行父懼晉
以長遠諸侯而况霸主猶是未遠是以用大簡行父懼晉
之何內辭也齊侯使歸我歸之也曷言之公羊傳來言
戰齊師大敗齊侯歸我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請皆反其所侵地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
我也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之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
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
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
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孫氏
陽之田齊所得魯地也故二年前用師于齊而歸之
今又使穿所言歸于齊非也諸侯使歸之土地天子所封
非晉侯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繁而不殺以惡之而齊
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繁而不殺以惡之而齊
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陸氏
曰參譏齊魯也高氏曰夫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
齊言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齊不當為
以晉令魯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齊不當為
也張氏曰前此取齊西田及汶陽田出於晉命矣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一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二年

杞取成矣亦不以義使來言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
皆義也制命亦曰義霸王之常事也諸侯之汶陽宗
歸狗私而匪公亦曰強而制其不陵弱易已命書歸
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為罪成見矣常山劉氏曰
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成見矣常山劉氏曰
歸之于歸不與道執
衛侯歸之于歸不與道執
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高氏曰
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謂夫汶陽魯田自
齊歸魯則曰歸晉可也命之自魯歸齊失言也夫
曰歸魯則曰歸晉可也命之自魯歸齊失言也夫
能必魯之言則從否也命之自魯歸齊失言也夫
鄉之必魯之言則從否也命之自魯歸齊失言也夫
環其請一在鄭商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晉歸田之
人而請一在鄭商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晉歸田之
其求將何以給與今日季文子之知晉人令於小國
而不求將何以給與今日季文子之知晉人令於小國
是聽不能不為以汶陽之田歸齊也夫齊之田歸魯
從於強詎不為先君所受乎夫齊之田歸魯

文子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封我先君周公
成王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封我先君周公
公於少皞之墟錫之密邇山川土田附庸以昭周公
明德顧敝邑之福小國為侯伯而長諸侯矜衰敝邑
域莫克有之而翦於其鬪伯而長諸侯矜衰敝邑
不腆之田而翦於其鬪伯而長諸侯矜衰敝邑
以為鞶之田而翦於其鬪伯而長諸侯矜衰敝邑
陽命之歸諸敝邑則大國之命歸諸敝邑則大國之
二命之歸諸敝邑則大國之命歸諸敝邑則大國之
先王之制或命公難施以榮賜乎大國之命歸諸
徵惠於周公或命公難施以榮賜乎大國之命歸諸
之志勿失墜則寡君之失諸侯也諸侯之命歸諸
執事惟執事實圖利而失諸侯也諸侯之命歸諸
之志勿失墜則寡君之失諸侯也諸侯之命歸諸
能行不暇復諸事實圖利而失諸侯也諸侯之命歸諸
文子之相魯之賢豈大自夫而獨有歸齊之命將也
文子之相魯之賢豈大自夫而獨有歸齊之命將也
武子之相魯之賢豈大自夫而獨有歸齊之命將也
其君以當道而武子之相魯之賢豈大自夫而獨有
牢馬陵之盟齊而武子之相魯之賢豈大自夫而獨有
不馬陵之盟齊而武子之相魯之賢豈大自夫而獨有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魯

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要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鞏。取汶陽田。韓穿米言汶陽之田歸之。齊則春秋當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當拒穿。而田卒。公羊云。未言者。何內辭哉。穀梁云。不使盡我。亦非也。直書以刺。何內辭哉。穀梁云。不使盡我。亦非也。直書以刺。子無所用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不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大夫作人。斯有以。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問于許東門大獲焉。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終不與晉自卻。缺入蔡。至是樂書復加兵。然非執。討罪之卷。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杜氏曰因聘而逆。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臨川呂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婚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曰。伯姬賢。所以殊於眾女。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故稱使也。杜氏曰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

也趙氏曰昏禮而使公孫非也蜀杜氏曰納幣使也大夫可也且公子公孫為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家氏曰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此媒氏之事而遣命卿魯既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使以卿行兩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書宋使議也禮者理之節文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矣注氏曰禮而文其不及節則輕大倫過則溺私

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注氏曰九年季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也十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娶庶女為夫人也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注氏曰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談其親納幣娶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不言談其親卿以幣娶喪娶故華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納幣何其謬與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初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傳五年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杜氏曰原屏欒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初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注氏曰武氏

藥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

失政刑矣張氏曰晉侯聽諛殺二大夫故以國殺致生亂又不可不慎動遠誇使莊姬之不能開行有以
身喪家失以不能御人之道故書名劉氏曰同括內
不能正其親外專戮以于其君足劉氏曰同括內
矣汪氏曰或謂晉景因人斷歸生之諾追論趙盾族則
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斷歸生之諾追論趙盾族則
其事容或括趙嬰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其族則
趙同趙括趙嬰則不惟與其放而春秋止與書殺同括不
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其放而春秋止與書殺同括不
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也
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
也曰見一稱也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
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

早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牙氏曰三年
今即位八年是喪畢而而不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
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
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
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
之僭賞也茅堂胡氏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
朝於王乃錫命然後為諸侯也春秋時為子多不入
受命於王乃錫命然後為諸侯也春秋時為子多不入
何禮也劉氏曰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賜命於
廟耳不親受命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
也成公未親受命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
興沈氏曰成公未親受命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
衰而王遣使就國未嘗朝覲於天子非勸賞之典也
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命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
命止於成公命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書錫
以王諸侯爵命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書錫
以王諸侯爵命蓋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書錫
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

之義也及其哀也亦有其權而無其甚也天子之賞罰俱濫
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其待諸侯者甚矣而無御諸侯
矣其位與諸侯去而加恩於諸侯亦不足以致悅於臨諸侯曰
春無所書天去而威榮亦不足以致悅於臨諸侯曰
者無見焉為權去而威榮亦不足以致悅於臨諸侯曰
也不足以為諸侯之心徒致悅於臨諸侯曰
人耳此天子來賜命所以致悅於臨諸侯曰
曰天子臨諸侯於鬼神之言也禮記曲禮言也
謂外及四海也漢於蠻夷稱天子或依策命之文或
蓋一人之通稱陸氏曰書天子或依策命之文或
者三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或謂天子者
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子或謂天子者
在詩賞善罰惡之法也天子者養天子或謂天子者
天子桓公篡獄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之法故下
天成公行之立八年而錫命夫勤桓公之績而命
則失於公行私恩故錫命獨為夫勤桓公之績而命
王失文公朝而錫命獨為夫勤桓公之績而命
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夫勤桓公之績而命

民父母以為天子兼言為周初非以天子為罕而天子
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為周初非以天子為罕而天子
為尊也說若獨於天子兼言為周初非以天子為罕而天子
貶者非一何獨於天子兼言為周初非以天子為罕而天子
賜齊侯昨富辛請於天子兼言為周初非以天子為罕而天子
觀禮侯則以王與錫命獨此更互言之則柱氏之說不
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更互言之則柱氏之說不
或謂錫之命世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
加而錫之命世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
即之位而賜之謂之命也賜召伯考內史過賜字或作錫
賜之者命也劉氏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公命則有賜
者之王命也尹氏等策命晉靈公命則以公命則有賜
朝王獻俘而賜之始封也錫之者命也劉氏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公命則有賜
稱王錫申伯則始封也錫之者命也劉氏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公命則有賜
位來見而錫之也始封也錫之者命也劉氏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公命則有賜
則錫功而錫之也始封也錫之者命也劉氏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公命則有賜
賜錫義同此條公鑿立說抑或左氏惟作錫左氏誤耳是知
陵李氏曰此條公鑿立說抑或左氏惟作錫左氏誤耳是知
氏雖作賜而錫亦與錫同左氏雖作錫左氏誤耳是知
文元年賜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雖作錫左氏誤耳是知
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也

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不賜者謂有加也義觀之錫命者其德也命衮衮不廢矣明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公未有大功姑存于此服又曰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王文王天子而義亦與天子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命命皆天子所生故謂天子或曰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子所生故謂天子言天子者爵稱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子所生故謂天子大之重宜表異號莫若繫天也楊士勳曰王既天子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春秋以來唯稱天子者取貴稱天子之尊故曰春秋以來唯稱天子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曰春秋以來唯稱天子為天子張義而公切天子當須如父教子未嘗錫也王今成公切天子當須如父教子未嘗錫也天子之張義而公切天子當須如父教子未嘗錫也字以為誤未詳是為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也天子者八有二年稱天王者二失甚矣又稱王天子者六稱天子者一有二年稱天王者二失甚矣又稱王天子者六稱天子者一

附錄 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

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者何國閉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况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杞故書孫氏曰出而書卒者為明年喪也陸氏曰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卒者為明年喪也陸氏曰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卒者為明年喪也陸氏曰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卒者為明年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注氏曰

邾成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既不

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注

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注

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懸恤藹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為善逼於強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從之服節不能制吳而取敬責邾晉之君臣無能也美先書吳伐邾此書

國會伐邾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與之為政於天下哉高氏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邾則何也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與姓則不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之不得其所以故勝淺事也程子曰此其志何也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其故事也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

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注氏曰

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

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

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第堂

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勝非禮豈為異姓乎蓋
 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勝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
 時故經不為異姓與同姓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
 失禮故不為異姓與同姓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
 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家氏曰自春秋內女適
 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
 來勝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
 勢而樂以其女為勝伯姬也
 ○陸氏曰公羊云錄伯姬也
 其所故蓋其事也按書勝族自同姓耳若嬴曹也
 劉氏曰諸侯三歸各勝一則或不能終矣天子
 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勝之則或不能終矣天子
 之妃百二十又不可一
 姓乎左氏之說非也

已四年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
 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
 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曹宣十三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
 而為之也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
 四書于策注氏曰傷二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
 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見
 序卦禮記昏義男女有別而後大故春秋慎男女
 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故春秋慎男女
 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
 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
 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

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臨川吳氏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倫以義而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繁之叔姬春秋與之歸而為之書也江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則出妻固與義絕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義絕不可往賦河廣之啖氏謂出婦未反而歸逆喪以歸悉無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非禮也然春秋書叔歸葬自應祠廟與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江氏曰齊子女出而歸者三聖人詳錄

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淡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杞伯請絕叔姬言非女也此絕婚二月叔姬卒不言杞伯絕也書是魯女未嫁者若不傳大誤彼文十二年子叔姬自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寬也待之堅疆以御之明保人不至程子曰諸侯患楚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杜氏
鮮賢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杜氏曰子路信誠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
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
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
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
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注氏曰解體猶言離心晉人
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
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勉齋黃氏曰惟忠
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是
之心以蒞之則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也
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注氏曰信者盟之本也

交質子猶有背特書同盟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
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鄭叛不復言潰莫救
故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
約束之然自不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一鄭盟魯紛
紛甚矣治人而尋盟惡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注氏曰失信而尋盟惡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是盟速楚之強同盟惡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人懼諸侯之則無信而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強
奪安陽侯之則無信而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強
同安陽侯之則無信而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強
人懼諸侯之則無信而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強
不能懼諸侯之則無信而懼其要人於信慮人之異而強
宋上能終以同也蜀杜氏曰齊桓公晉文之後晉齊序於
如犯之者削弱而當於小也宋桓公晉文之後晉齊序於
書之悼其不弱而當於小也宋桓公晉文之後晉齊序於
者李氏曰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強弱為先而後也
牢鄭服而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強弱為先而後也
陵兩救而此盟如胡氏之序而國之強弱為先而後也
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固諸侯於足固諸侯於足固諸侯於

好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注氏曰因諸侯六羽非宮之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注氏曰因諸侯六羽非宮之故仲尼得而得而述之因其記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張氏曰納幣致女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注氏曰齊孝公夫人孟姬齊國稱其貞孝公夫人孟姬

迎之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譏不及事且為齊媵也○劉氏曰穀梁云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非也注氏曰穀梁云是以我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緇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以鄭伯也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緇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

春秋左傳卷之六

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朝于嬰齊也
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嬰齊
而夕於側也稱先不其本也樂操士風不忘也
君太子也言稱先不其本也樂操士風不忘也
稱太子也言稱先不其本也樂操士風不忘也
不忘舊信也無私也名其本也樂操士風不忘也
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
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
眾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
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之大者也魯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備

城郭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不
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曰莒雖夷狄猶
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
故謹而日之也林氏曰鄆莒別邑在公輔曰東鄆也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眾潰楚師
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
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
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
浹辰之間注氏曰戊申至也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
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
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

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
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程氏曰此
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言稱嬰齊
於不入師稱人一人之身而進退於春秋於楚無
所不盡其辭也是以於不相舉戰稱人奔稱囊瓦何
氏曰責中國無信同盟馬陵不能相救家氏曰楚之伐
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而
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主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而
敵於兵則置不問也鄭主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而
穀梁云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如執其君以伐之而
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潰者非潰也然則蔡亦非也
經但云潰不云李氏曰潰者非潰也然則蔡亦非也
夫解之乎廬陵李氏曰潰者非潰也
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之為言上大夫不潰也昭二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言潰則曰大夫潰昭二九年沈潰同此例矣此
者以為莒大夫帥眾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日之注
見惡此說雖大若無據然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
或有所傳不可盡察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
貳故也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
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王氏箋
言及夷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羗髳微盧彭濮
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
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
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
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
婦人說說殺其世臣汪氏曰據而諸侯皆貳秦狄

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
不能拔宮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
不也然霸矣家氏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譏在
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書秦人為之出師也前日
狄賤秦也奚賤乎以其曲直猶有所在也楚人爭
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也楚人爭
鄭正急出師潰宮以其為楚謀善矣然捨中國而甘
使晉人置鄭以去其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為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妨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
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
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張氏曰君在外
而興師復怨大君之罪也注氏曰環其國而攻之非
將卑師少所能
鄭稱人賤也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穀梁傳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唐陳氏曰凡
民力也故得時則書以示之不時
則書以戒之備奢則書以懲之
宮雖特陋不設
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
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
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
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
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
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高
曰蓋以宮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薛氏曰
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火城重

所係寄之匹夫亦已輕矣而可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其私爾仁大夫之於兄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亦非春秋以為中齊年之無寵愛之皆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冊春秋以為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或王弟佞於鄰國而史冊春秋以為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厚一則以叛書之所以見其薄外弟之義也廬陵李說有稱稱弟一例詳見弟年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

夏四月五下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四月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二月不郊初十強也乃者言亡乎人之辭也臨川吳氏曰二月不郊初十強也乃者言亡乎人之辭也臨於四月上不旬則當止而初十強也乃者言亡乎人之辭也臨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之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五月晉何益不州伐鄭而歸其君而會諸侯為質辛巳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晉會諸侯伐鄭而歸之劉氏曰左氏謂晉春秋惡其首亂不以其君臣變亂而後言晉侯也無以明其非晉也志左傳若欲賤晉書其名乃可也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家氏曰若氏曰發立之際聖人所謹也王猛已稱王而卒書子昭王也豈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春秋不其稱爵也豈以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之左傳而為是

說也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
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
其惡明然公穀胡氏
皆無傳未知然否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
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後也
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衛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
所以為失禮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
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孺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
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
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憂
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為之其一曰居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一居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
如則陷而卒遂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
侯出諸則遂以為殉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
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
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出入棧木反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
之也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劉氏曰不言葬晉侯也天子
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
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
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

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家氏曰州蒲傲情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屈也

冬十月

公無此二字廬陵李氏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春秋左傳二十三卷終

